

shijieshidajinshu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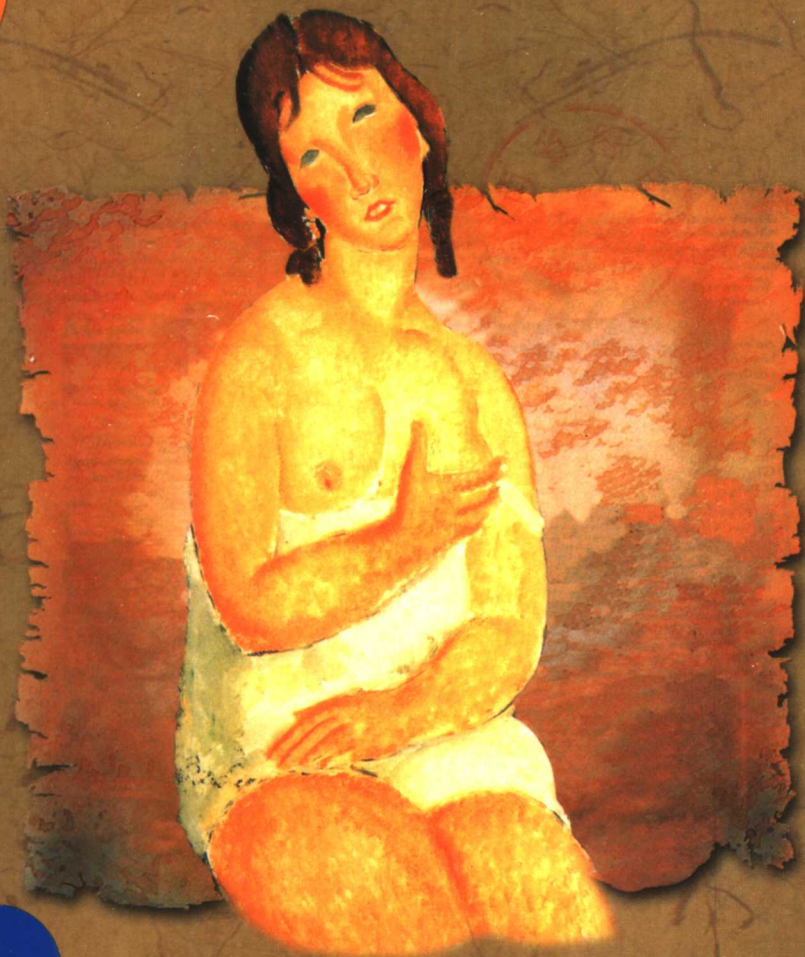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十大禁书



# 青春之门·墮落篇

[日] 五木宽之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世界十大禁书

# 青春之门·堕落篇

[日] 五木宽之 著  
张向东 孟宪宝 译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## 世界十大禁书·青春之门·堕落篇

---

作 者:[日]五木宽之

责任编辑:张四季

责任校对:张四季

装帧设计:龙震海

出 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:130021 电话:5638648)

发 行:新华书店经销

印 刷: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毫米 32开

字 数:(全10册总字数):3200千字

印 张:(全10册总印张):100

版 次:2003年1月第1版

印 次:2003年1月第1次印刷

---

书 号:ISBN 7-5387-0940-1/I·897

定 价:(全10册总定价):220.00元

# 目 录

和英治的巧遇 .....	( 1 )
倦怠的季节 .....	( 17 )
华丽的诱惑 .....	( 52 )
走向新天地 .....	( 71 )
诀别织江 .....	( 86 )
普罗科菲耶夫第七乐章 .....	( 101 )
新宿的夜大学 .....	( 120 )
给龙五郎的信 .....	( 144 )
当歌星的条件 .....	( 150 )
雨夜中的堕落 .....	( 159 )
在游行示威的漩涡中 .....	( 181 )
深夜的地下室 .....	( 199 )
悲哀和暴力 .....	( 234 )
失去的东西 .....	( 258 )
裸体奔跑的时候 .....	( 280 )
难以承受的幸福 .....	( 296 )
堕落之夜 .....	( 318 )
走向深渊 .....	( 334 )

# 和英治的巧遇

北国春来晚。在日本列岛南端的人们都已脱掉外套，满树的绿叶在阳光下熠熠闪亮的时候，北海道的雪还没有完全融化。

信介咬着牙，冒着寒风，甩开两个膀子，紧握着方向盘，奔驰在黎明前的路上。

他驾驶的是一种运货用的三轮摩托车，跨坐式、圆方向盘，单缸载重四分之三吨，型号大发。驾驶座在前边，后面带个拖斗儿用于装货，新产品早已不是这种样式了，他驾驶的还是以前的老型号。

寒风毫不留情地刺着皮肤，连鼻子冻得都疼，一股股的寒气刺得眼睛泪水汪汪。信介顾不上这些，一只手往上推推风镜，另一只手揉着眼睛。

林中的道路冻得坚硬，树的枝枝桠桠挡着阳光。这里依然寒气逼人。道两旁是一直延伸的白桦树林带，到处都能看见积雪。

“真够呛！”

信介换了挡，减了速，发动机的声音活像一个老人在拚命地咳嗽，风压减低了，呼吸也缓和了，鼻子尖恢复了知觉。

就要到了。

再跑二十分钟就到了。先烤烤炉子，暖和暖和，厨房的人们或许还会给一杯牛奶喝。

目的地是札幌市郊临近支笏湖边的一家旅馆。平时没有多少旅客的踪影，奇怪的是最近好像有团伙集会。信介为了给他们送食品才长途跋涉而来。

林中道路很平坦，越拐越接近湖畔。过了桥上坡是山冈，视野更加开阔了。

铅色的支笏湖，淡淡地反射着晨光，湖面显得更加寂静。云雾团集在湖的西面，在左侧隐约的可以看见一座奇妙的山峰，在雾的衬托下好像一顶压扁了的毡帽，呈淡紫色。信介知道这座山叫樽前山，相连着右手的青黑色山叫风不死，是让人听起来没啥意思的山。这风不死山加上寂静的湖面，使整个山水的氛围给人一种可怖的感觉。

他是第三次来支笏湖。每一次的印象都很深，每到这里信介都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不可思议的氛围。

不知是内心中的哪一根神经，被这湖景所吸引。对于信介，这湖水有一种夺人魂魄的魅力。信介妄图摆脱这种魅力，他唯恐被这暗淡的深不可测的湖水吸引了去，由此产生一种淡淡的不安，可一旦站在那里，湖水的诱惑又会使他忘记危险，不自觉地走向湖面那遥远的地方。一方诱惑，一方抵制诱惑，两者的冲撞与矛盾使信介内心时常充满一种变幻莫测的波澜。

“人们自杀时，恐怕就和独自站在这情景前的心态差不多吧？”

“要是人跳进湖中，听说尸体都漂不上来。”

这事记得以前听人家说过。支笏湖底当然很深，据说最深

的地方有个喷水洞，湖底形成复杂的水涡，尸体随水涡旋转，永远在湖底沉着。信介相信这是谣言，世上总有谣言使人恐惧和使人高兴。

想不到今天早晨他竟真的相信这种事了。人的内心深处常有被荒凉的风光诱惑的情形。信介自言自语的小心谨慎地握着车把在陡坡上行驶。不久，旅馆的建筑出现在眼前，是一群古香古色的山庄式的建筑。烟囱里冒着淡青色的烟，周围一个人影也没有。厨房的人们已经忙活起来了，不快去不行了。

信介把车停在旅馆的后门，熄灭了发动机，取下车的遮布，开始卸货。

“这么晚才来！”

一个梳着大背头、额上崩着青筋的青年出来嚷嚷道，看来是个性急的家伙。

“方才还给札幌打两次电话呢！”

“对不起！”

信介跳上车，两手拎起一件挺重的包要递给那家伙。

“干啥？叫我帮忙？”

那小子两手插在裤兜里不屑地说。

“要是忙着用，帮个忙不行吗？”

信介回敬一句。

“晚了，是市场备货晚的，路途上倒没用多少时间。”

“谁管你那些，我们订货时约好了送货时间，少说废话，快卸！”

“是，明白了！”

信介捧着一件货往车下跳，地上结着冰，一下子滑倒了，闹了个结结实实的腓腓儿，一个报纸包的挺重的包顺手摔在地上。

“你小子，想干什么？”

那家伙绷着脸骂起来。

“给客人吃的东西，你当是啥呀！竟用装煤的袋子装海产的金枪鱼，有这么干的吗？”

“不是故意的。”

“还顶嘴，他妈的，快卸！”

那小子喘着粗气，瞪起眼睛直冲到信介跟前，往他肩上就是一拳，信介正在搬东西，一下子就被他打倒了。

信介为了保持身体的平衡，用一只手触着地，刹那间突然觉着手掌发凉。

“快卸，我们等着用！”

听他的口音感觉他不是本地人，有一种独特的卷舌腔，他脸上有一块很大的伤疤，从他的动作及表情上看，是一个蛮不讲理的家伙。

“别这样嘛。”

信介边捡掉在地上的东西边恳求地说。信介知道这里是厨子的天下，这帮人的性格都极其暴烈，他们往往一不顺气就翻脸。信介心里想也许是自己的行为不妥才惹了麻烦，这种人要是相处起来也说不定很豁达很大方，易于接触呢。

信介耐着性子，低着头正想把这场面应付过去，忽然觉着手里粘糊糊的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信介看看左手，随之皱皱眉头。

手掌染红了，血顺着手指直往下滴，裤子上都沾上了血，估计是被打倒时手触到碎啤酒瓶子上扎的。

“哎呀！”

信介内心叨咕，怒视着那个男人。

“怎么有意见吗？”

那小子咧咧嘴，耸耸肩，眼睛看着信介滴血的手，满不在



乎。这时，信介顿感头脑发热，血往上涌。那个男人咧着大嘴的神态简直比受伤更让人难以忍受。

“好小子！”

信介愤怒地冲动起来，尽全力将两手捧着的货物朝那小子的前胸猛地扔过去，发出了“砰”的一声，那家伙身子晃了两三下，终于背靠着门两手触地倒在信介的面前。

“好哇！你敢还手？”

那家伙慢慢地站起来，掸掉两只手上的土，额上的青筋崩得像要断了似的，野兽般地抽动着，突然转身奔向厨房，不见了身影。

“他妈的！”

信介用嘴吸吮着手掌上的血，奇怪的是竟然没觉着疼。

那个男人由厨房闯出来的时候，信介正撕着自己的手帕，包扎着左手。

那个男人的脸红得如同涂了血，眼睛瞪得溜圆，手里拿个白光闪闪的东西，那是碎冰用的大型的冰凿子，信介一看，心中一惊。

“行了，算了吧！”

信介边躲边喊。

“哎……别干傻事了。”

那小子一声不吭，端着肩膀，喘着粗气，把冰凿子别在腰间，全力追了过来。

信介这时已忘了疼痛，猛跑起来。

信介绕着旅馆房子尽力奔跑，像跳高似的跳过篱笆，跑到朝着湖的食堂院内，腰里别着冰凿子的男人和信介的距离越来越近。信介被逼得又顺墙往左跑到旅馆建筑的末端，那里已不是山庄建筑了，再往前就没有去处了。

“混蛋，看你往哪儿跑？”

那男人怒吼着赶了上来，此时信介已无处可跑，本能地闯进了眼前的一扇门里，情急之中他一直穿着鞋子。

他看见昏暗中在靠近窗帘的角落里，有一个通体发白的身影，那是一个年轻的女人，她什么也没有穿，在昏暗的屋子里，信介恍惚产生了白色的水鸟通身覆满羽毛的错觉，他大吃一惊呆立在那里。

“干什么呀！你们！”

女人的尖叫声，响彻了整个屋子。

“别跑！”

那家伙拉着架势握着冰凿子逼近信介。

“你们干什么？”

那声音透着一丝轻浮。

“穿着鞋闯进人家屋里，我正在睡觉呢。干什么？又不是斗鸡，那么气势汹汹的。”

“老娘们儿闪开，别吵吵。”

那个男人大叫着。

“什么，你再说一遍？”

女人裸着上身站在信介与那男人中间，不屑地说：

“你说我什么？”

“我要宰了他！”

那男人喊道。

“别碰着，快躲开！”

“哎……，不许胡来！”

女人大概从心里就没瞧得起那个男人，脸上露出了嘲笑的神态。

那个男人噙着白牙，用一只手抓住女人的两只手腕子。

“老娘们，别小看人。”

“你他妈真疯啦！”

“真是少见见的家伙。”

“少见的是你！”

那个男人喘出着粗气，难闻死了，寒冷的空气从门外吹向裸着上身的女人，手持冰凿子男人，还有呆呆的信介。这时从里屋传来一个很沉稳的声音。

“肃静点，吵吵闹闹的怎么睡呀！”

声音威严而有力，女人的表情也缓和了，她朝传来声音的方向望了望。

“英治，你先起来，说说他们，这个毛愣鬼拿着冰凿子，瞪着眼睛要拚命，说他也不听。”

“别管他！”

叫英治的男人很不耐烦地回答：

“说杀说砍都是瞎吵吵，他没那个胆量！”

“那也很不礼貌呀，那个家伙要碰我的身体。”

“是吗！这世上真有不怕事的人，哪一位？我瞧瞧。”

从昏暗的屋里走出一个高个子的男子，也是光着上身，走到近前。信介一愣，此人好面熟呀！

“阿英，你他妈的真不像话，光着身子站在两个大老爷们面前，也不害臊！”

“哎呀，行了，我走。”

女人麻利地走进里屋。追信介的那个家伙老实地站在那里。

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？”

高个子男人说。他看看信介又看看那小子，睡意未消地打了个大哈欠。

“好不容易才睡着，早起就他妈吵吵，真混蛋，不能饶了你们，非叫你们断下根手指不可！”

这男人半风趣半认真地说，他慢慢地看着追赶信介的那家

伙，顺手夺下他手中的冰凿子，没吭声，那小子好像被施了催眠术，乖乖地空了手，或许是所谓的地位的差别，或许是被贯常的气势所压倒，那小子好像被摆弄的婴儿，只是长长地喘着气。

“回去吧！”

那个被称作英治的男人说，他又拍了拍那小子的肩膀，风趣中又带有些许的威严。瞪着眼睛的小子，动作敏捷地迅速转过身，顿了一下，然后虚张声势地踱着四方步走出了屋子。

“那个……”

光着身子的男人调头又端详着信介，叨咕着：

“这位老兄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！”

“是不是英治兄啊！”

信介顺口叫起来，抓住了对方的手。

“记得在池袋……”

“啊！想起来了，你不是寄宿在饭冢家的学生吗？真是巧遇呀！”

信介这时腿也软了，就势瘫坐下来。

湖面刚刚发亮，雾也消了，水色渐渐显得清澈。

信介在面朝支笏湖的旅馆的走廊里和英治面对面地坐在藤椅上，面前是刚送来的茶水，英治呆呆地望着自己吐出的烟圈，忽然回过头。

“信介手上的伤，那样就行了？消毒彻底吗？”

在旁边应声的是方才的女人。这时女人穿了浴衣，外边又披了一件男人的袍子，头发在头上卷了几圈盘着，很随便地吸着烟，“阿英”，信介想起了她的名字，以前因为织江的事和她有过来往。

“伤口的处置请交给我，只是玻璃瓶的碎片扎了手心，不深，我想不会化脓的。”

“让你费心了!”

信介再次向二人施礼致意，多亏英治适时弄走了拿冰凿子的那小子，不然后果是不可想象的。阿英对信介的伤口包扎处理得也很不错。

真是意想不到的巧遇，英治曾有个外号叫“杀人英治”。信介与这位传奇般的人物相识是在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。那天晚上，为了领回在池袋百货街一个饮食店打工的织江，信介和他认识了。在这之前，英治和饭冢的塙龙五郎有过往来。信介曾间接受过关照。那天晚上的事，信介至今记忆犹新，并且阿英也是经英治手转卖到一个特殊的店里去的。

想起往事真是太感谢了。那事之后，信介曾和织江一块去池袋登门致谢，但最终也没得到英治的消息。

“那当然喽!”

英治苦笑着说。

“当时有点缠手的事，那个商场也倒闭了。打那一周左右以后，我就跑到广岛去了。”

“他三天后就把我从那个店领了出来，事情棘手是必然的，和他在一起，棘手的事一辈子也断不了，我认了!”

阿英无拘无束地喝着茶笑着说。

她有着一副和善的面孔，两个眼稍微地向上吊着。一笑起来眼睛又细又长，非常的妩媚，白晰粉嫩的脖子从衣领中露出来，她出神地望着英治，眼神中充溢着幸福和无限的依赖。

“俩儿人还真挺配，真不错!”

信介心里想着。别的不说，起码同呼吸共命运，阿英、英治连名子都差不多。

“可是，筑丰的老爷子情况怎么样呢?”

英治问。

“是啊，是我的义父塙组的老大吗？最近没啥消息。”

“你不对呀，信介！”

“那位龙五郎老大，也真是个怪人，依然守着古风旧律，他是个很义气的汉子。但现在光有义气行不通了，现在的世道是给钱连人都杀的时代，愚连队也同流合污了，背道而驰的搞组恐怕要倒霉了。可偏偏他却是个很武断，有些墨守陈规又固执己见的汉子。也不知道你究竟是如何考虑竟闯到了北海道，对那老大，你有负于他的地方呀！”

“真是的。”

阿英在旁边打趣似的搭了腔。

“不知什么时候您竟说教起别人，讲起大道理来了，快打住吧，连我都不自在了。”

“上一边去，老娘们少说话，我只是跟他说说。”

“我知道。好了，我去看看早饭好了没有，信介，你也一起吃吧。”

“不，我……”

“行了，好不容易凑到一起，唠唠嗑啥的。”

英治伸出了有力的大手，轻轻地拍了拍信介的肩头，顿时，一种久违了的暖流涌遍了信介的全身。

“那就打搅了！”

信介拜谢地坐直身子。

烤海苔、炒鸡蛋、汤，还有一片烤熟的大马哈鱼，是一顿很普通的早饭，因为信介从早上开始就劳动，饿极了，这对他却是一顿可口的早餐。

“再来一碗吧！”

阿英高兴地看着狼吞虎咽的信介，眯缝着细长的眼睛，信介已吃完了第四碗。

“这，可以了，太可口了！谢谢！”

“年轻的时候一顿不吃一升还行？”

英治说，他本人对汤只是沾了沾筷子，几乎没有吃什么。

“英治兄，没食欲吗？”

“是啊，一直是这样。”

“全身快要散架子了，因为他太不爱惜自己了。”

阿英皱着眉头说。

“两、三天前还吐血了呢，怎么劝他保养也不听，真使我没办法。”

“怪不得，脸色灰突突的。”

英治轻声的似笑非笑地说：

“再活个两三年就和这个世界拜拜了，在这之前得享乐就享乐吧。”

“你看，又说这些，随随便便地死，你想没想还活着的人，还说啥呀？”

信介注视着英治瘦削的面颊，又望了望清晨的湖面和对面的奇异的山峰。

“你到底去北海道干什么？大学怎么样了？”

英治问。

“哎，一言难尽。”

信介说明了最近和剧团由东京到函馆的经过，又把从函馆被撵出来到札幌的事，大略讲了一通。

“真的，干了些啥事呀！”

信介说完，英治愉快地说。

“我真不理解你们都想了些啥。不管怎么说，还是个学生呀，还是个东京的名牌大学，又为什么撵和到东京的巡回剧团里去呢？‘赤’就‘赤’，以前就有人愿意干，但是，在东京游行、示威、辩论不也可以吗？又为什么撵和到戏班子中来北海道呢？真让人不明白。”

“他们有他们的想法，和你当然生活方式不同了。”

阿英说完，英治直晃头。

“那倒是，尽管这样……”

“英治兄的疑问是有道理的！”

信介边喝着热茶边说：

“从心里说，我也有弄不清的地方，只是现在兄弟们各奔东西地分散了，我眼下先在札幌赚些钱回东京，所以才开起了三轮子来回奔跑。打算把钱攒够了，回东京再交上所欠的学费，重新上大学，由一年级从头学起。”

“我想这样好，虽然作为搞组的人，可你还是那么做好。”

英治点头赞同后忽然想起一件事儿。

“可是那个姑娘怎么啦？名字我记得叫……”

“织江的事吧？”

“对，叫织江，你的女朋友吧？”

“也许是吧。”

“现在的学生真早熟啊。”

阿英笑着说。

“她怎么样？”

“现在也在札幌。”

“啊！你们同居了，真行呀！”

英治装作吃惊的样子，晃着头笑了。

“但是，二十左右的青年就成家，也不是什么好事。一个男人，对女人过分用了心劲是容易过早衰老的，交女朋友倒可以，被女人缠住就不行了。”

“你又说什么呢？”

阿英拍了英治的大腿一下。

“别胡闹。”

“我更多地是为了家庭操心。”

“我倒不是说你。”



“那你说谁呀，有谁像我为家庭这么辛苦的，请你说清楚。”

“别闹了，从早晨就胡搅蛮缠的，都说我没食欲，你信不信介，女人哪，就是这样。”

“去你的吧。”

阿英绷着脸，转过头去，英治苦笑着朝信介眨了一下眼睛。

待了一阵子，信介站起来要告辞，二人送到院子外。看了他的三轮车，英治很惊讶。

“喂，就这破车呀！”

“是啊，但发动机的状态还是不错的。”

“骑这玩艺儿，冷吧？”

“跑三十分钟人就成了冰棍儿。”

“嗯。”

英治叉着手看着信介吃力地发动起车的样子，顺口叨咕说：

“我倒可以给你找一个比这好一点的活干干。”

“那好呀！”

“先说到这儿，反正明天晚上我也去札幌，还有要事要与你商量，你得想法抽出一个小时来啊。”

“我明天晚上一直在公寓。”

信介点点头说。

“也请阿英一块儿来，织江虽然不在，茶水招待总是可以的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请小心！”

信介握紧方向盘，打着火。

“今天打搅了，谢谢！”